

# 海灘拾貝人的籬筐

## 雜文之一

1 土木33級／陳蘭蓀

**我** 一生碌碌，學術功業，兩無所成，但一生卻與多事的二十世紀共始終，從糲粑吃到牛排，從三燈機、五燈機玩到 D.C.，加以足跡幾遍全球，“多采多姿”四個字卻沾得上，我自比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在海灘上拾貝殼，現在快到海灘的盡頭，把背的籬筐倒過來往地上抖抖，抖出來當然沒有金鑽珠玉，但奇形怪狀的貝殼倒有一大堆，其中也許有值得拈起來再看一眼的。

現在我用一首童年唱過的歌詞作為引調：“寂寞的海塘”，這是三十年代無錫崇安寺中心小學唱歌歌辭。

海潮兒已經退盡了，  
僅僅剩下寂寞的海塘。  
已沒有一些聲息，  
或是一絲和暖的陽光。  
我的心地真清冷，  
我的週圍真空曠。  
到夜來也沒個夢兒，這個寂寞遠過於海塘。

### （一）有生以來最遠的一次長途旅行

我祖父是一位鄉村醫生，做醫生必須出診，出診必須有交通工具，因此，我家有一部“小車子”（江蘇海門人稱獨輪車的叫法，上江人則叫牛頭車或雞公車）。祖父去世後，這部私家車就放在柴房裡，很少派上用場，不過還油得黃澄澄的，保存得很好。祖父在世時用的車伕叫黃江郎，綽號叫“小火輪”，個子矮矮的，腿粗粗的，小火輪推小車子，非但快而且穩，在海門的上中下沙出了名，人們只要看見黃江郎就知道陳老先生必在近段裡，有小毛病湊現成就找上去，說黃江郎是陳老先生的活動招牌也不為過。祖父去世後，我家沒有長雇一個車伕的必要，就讓他自己回去種田，不過只要我家有事或偶而出門，黃江郎必不請自到，仍然做那架交通工具的原動力。

小車子雖稱小，通崇海啓一帶用的那種的輪子卻特別大，直徑可能有四五尺，車軸穿在車架上的硬木軸承裡，車架罩在輪子上起汽車上輪罩的作用，車架向後伸出兩根車槓，車槓之間聯一條肩帶，車伕把肩帶套在頸後，兩手握住車槓，車子就微微前傾地抬起來了，車架在車軸同一平面向左右伸出去，形成兩個弓形的平台，用來坐人或裝貨，如果兩邊載重不平衡，推車人必須把車子斜側去找平衡角度，黃江郎不用說是個中好手（或曰專家），坐上這位老叔的推的車，有點像現代潤客坐“奔馳”招搖過市的風光，我小時候曾幾次沾過老祖父的光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母親帶了我和我剛出生不久的大妹到外婆家去，綽號叫“小火輪”一清早就來了，先把車架用毯子棉被等罩上紮好，母親的一面還加了一只墊子，老叔的目的是讓少奶奶坐得舒服點；另外一面綁了一只馬籠（或麻籠），是我和漱芳的座位了。馬籠是竹毛編成長圓形的大籃子，底下墊得軟軟的，甚至連籃邊上都用布包了棉花做上軟邊，不會擦痛小孩的嫩皮膚。我的後面用枕頭墊得我半靠半躺半坐起來，小娃娃的妹子正好放在我兩腿之間，身上蓋上了小棉被和毯子，塞得緊緊的，毯子上放了雪片糕、粽子糖、牛皮糖等小吃。母親伸手過來在我頭上拍了一拍，小火輪“赫”地一聲，拾起車槓，出鎮而去。

「陳家新娘娘今朝回娘家！」路旁觀眾少不得切切私議一番，「娘家在那裡？」「六堰鎮？」「啊哨蠻遠伽！總要有十多里吶！」十多里，可以到天邊了，以小火輪的速度，要一天路程了，勿是老叔兩條腿太慢，否則他怎會出名？而是常常要息下腳，少奶奶要下車鬆鬆腿，小娃娃們要哭吵一下，或須抱下來把泡尿，把下尿，黃老叔也要放一下手揩揩汗，況且，又是那家燒餅做得好也少不了停下吃一塊。

車子以徐速向前，車軸在軸孔裡唱歌，黃老叔不用說車推得頂呱呱，連伊呀伊呀的聲音都有板有眼讓我聽得眼皮有點重，耳朵裡灌進母親跟黃老叔低低的對話聲，輕風插梳進頭髮裡，陽光罩住眼皮上，我們好像到了天邊，被一大群嘖嘖喳喳的仙人包圍在中間...。待我張開眼看四面一看，就被大舅舅一把抱起來，塞進外婆溫暖的懷抱，二歲剛剛出頭的娃娃已累得頭都抬不起了，只覺一只大青梅塞在嘴巴裡頭。

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後，我們全家遷美，我說服秉性簡樸的妻子坐客輪橫渡太平洋，理由是“讓孩子們有點距離感”，否則在飛機裡枯坐幾個鐘頭，步下活動梯往下一看，「這裡就是美國呀？」豈不是掃興！我要孩子們心裡的世界稍為大一點，不要被飛機窄小的空間壓得透不過氣來。